

## 我乡我土

## 冬日访古

□李雅红

古老的洛河穿过洛阳城与同样古老的伊河相汇聚,冲积出了肥沃的伊洛河平原。这里因地势平坦开阔,水资源丰富,加之肥沃的土地宜于农作物的生长而成为古代建都的最佳选择。“最早的中国”夏朝中晚期都城建在这里,商朝早期都城建在这里,西周的成周城建在这里,汉魏洛阳故城也建在这里。这里就是洛阳的偃师区。

偃师区位于洛阳的东部,偃师之名源于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灭商后在此“息偃戎师”,意为停止战争、休养生息。厚重的历史在这里留下了丰富的文物资源,吸引着人们来此探秘访古。

初冬时节,与好友相约利用双休日的休闲时光,带上好奇心一同去偃师寻访古迹。车沿着开元大道向东行驶,恍惚间已到达了偃师区山化镇汤泉村。这里是我们的第一站——拜谒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的墓。

映入眼帘的墓家位于汤泉村小学北侧,北依邙山,南临洛水。我们穿过一条长长的廊道,拾阶而上来到墓前。墓家呈覆斗状,依自然地势封土成家。墓前立明、清石碑各一通。明碑为偃师县令吕纯如撰写的“唐太师鲁公真卿墓碑记”;清碑正面正中刻“唐赠司徒文忠公鲁公之墓”,由河南府尹张松孙和邑令汤毓俸于清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立。

初听颜真卿的墓在偃师,颇感讶异。颜真卿,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出生地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初识颜真卿源于上学时购买的第一本书帖就是颜氏书帖,知道他为唐朝大书法家,擅长行、楷,具有雄伟刚劲、大气磅礴的独特风格,与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为“楷书四大家”,与柳公权合称为“颜筋柳骨”。后来看《资治通鉴》,才进一步了解到他铁肩担道义的另一面。颜真卿作为唐中期的三朝元老,为人正直忠诚,刚毅果敢。在“安史之乱”中与其堂兄颜杲卿联合,共同讨伐叛军,后因寡不敌众,颜杲卿及其子颜季明被抓,颜杲卿大义凛然,毫无惧色,被砍断舌后仍大骂不止,与儿子一同被残忍杀害于洛阳。颜真卿悲愤写下《祭侄文稿》留存后世,现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公元783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起兵反叛,唐德宗听信奸臣卢杞的谗言,派75岁的颜真卿前去劝降。颜真卿看穿了卢杞的险恶用心,但他不忍坐视大唐危局,宁愿以身试险。果不其然,颜真卿被李希烈扣押。面对叛贼的多次诱降,他不为所动,凛然拒贼,被缢杀于蔡州(今河南汝南)。颜真卿死后为何葬于偃师?从朋友的讲述中我了解到,颜真卿的哥哥颜春卿曾在偃师长期任职,因兄弟情深,所以在平定李希烈叛乱后,将颜真卿迁葬于偃师。

站在墓家前聆听着颜真卿的生平事迹,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为颜氏的一门忠烈而震撼,为颜真卿的凛然正气、慷慨赴死而敬重。

离开汤泉村,车行不远,竟发现路边的田地里竖着一座塑像,细问方知是商朝开国君王商汤的墓家,当地村民称为“汤王家”。墓家坐落于田野中间,封土不大。沿着小道来到墓家前,墓前三通石碑上的文字记载着,此墓是2000年重修的,除了苍翠松柏围绕的陵墓,未留下其他历史遗迹。

商汤是个贤明仁慈的君王,《史记·殷本纪》中记载,商汤出游时,遇有猎人在四面张网捕捉鸟兽,嘴里还在念叨:“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商汤听到后说道:“不得了了,这不是要把所有的鸟兽捉尽杀绝吗?”他立即让猎人把网解除三面,只留一面。这就是“网开三面”成语的来历。这个故事让人们感受到汤王的宅心仁厚,对鸟兽都如此有爱心,对人民肯定会更加关怀有爱。由此,商汤的威望迅速增高,赢得了民心,各诸侯国纷纷归顺,实力大大增强。他重用贤臣伊尹和仲虺,领导四方诸侯灭夏建商。商汤灭夏后建都于西亳——距夏都二里头6公里的今偃师商城。他在位30年,其中在侯位17年,在王位13年,死后归葬于商都附近的北邙岭上,就是现在的山化镇藨窰村。

朋友告诉我,刚才我们去过的汤泉村,村名中的汤就是因汤王太庙建在这里而取,泉则是因地下温泉而得名。

不知不觉时间已过午,冬日的风带着寒意,在旷野里站久了,感觉浑身冰冷。朋友提议先去喝汤饱腹取暖,大家立刻响应。

车行驶不久,来到游殿河洛驴肉馆门口。我们点了驴肉、驴肠、驴血,菜色搭配鲜艳,味道鲜美可口,最后一碗驴肉汤,搭配芝麻烧饼,醇厚的汤汁顺嘴而下,暖了胃也暖了身,瞬间汗珠子浸满了额头,寒冷之气尽消。

一顿美餐之后,我问当地的朋友:“可知道山化镇名的来历?”朋友答道:“山化是由山疙瘩村和化村组成而得名。”我激动地问他:“化村可与春秋时期的音乐家袁弘有关?”我急切地期待着他的回答。“当然有关。化村也叫化碧村,袁弘的墓就在那里。”他的回答让我兴奋不已。袁弘是春秋时期周朝的大夫,熟知天文,善乐律。孔子入周问礼于老子,问乐于袁弘。后袁弘含冤而死,传说死后三年血色不变,后其血化为碧玉,才有了流传至今的成语“碧血丹心”“袁弘化碧”。

太神奇了,袁弘死后竟然也选择了偃师山化镇为归葬地。山化这个低调内敛的镇子,有着多么迷人的魅力,成为这么多名人首选的归葬地,这方厚重的黄土地里还有多少秘密等待着我们去探寻。

## 尘世温情

## 串门子

□邱素敏

姊妹三个中我最小。当老么的好处,逢年过节很明显:洗刷买,父母做;挂贴糊,俩哥上。我的任务很简单——吃饱喝足要自觉,主动跟着大人去串门子。

串门子,重点在“串”:提着装馒头麻糖的篮子,拿着早早写好的名单,把我家数不清的、像糖葫芦一样多的亲戚“串”一遍:有很老很老的不常见的姨舅舅爷,偶尔走动的表姨表叔,经常来往的舅姨舅姑。

没有代步工具,全靠两条腿,串了这家串那家,欢天喜地渐渐成了鬼哭狼嚎。能不能不去?我曾多次乞求。我妈的回答永远斩钉截铁:不中,这是礼数!

啥是礼数?她也说不明白,反正,这规矩在她出生前就有了。用我外婆的话说:不用大人嚷,主动去串门子的宝都是“懂感恩的娃”。我记得我也是知感恩的娃,尤其是收到红包的时候,每个头都磕得真心实意,发自肺腑。

可我就是只想要钱不想串门子,越大越不想去。1993年我成了某人的妻、某家的儿媳,按礼数我要在春节期间跟着那人,去他所有亲戚家转一圈。婆婆和我妈一样,一脸郑重把一张名单摆在桌上,再三交代应该在谁家吃饭,不要在舅家吃饭。

我纳闷:为啥?婆婆说到了你自然就知道。翻山越岭,一身土地站在舅家窑洞前,我才明白婆婆的用意:腿脚不好的舅舅,一个人带着收养的三岁女儿,自己吃顿饺子都很奢侈,大过年的,招待我远道而来的客人,贫穷只能让他更加手足无措。我按婆婆叮嘱,放下礼品说了会儿话,就借口去附近开磨坊的大姨家,表哥表嫂早早等在门口:“以后过年都来这儿吃饭,别麻烦舅舅哈。”

一个人的尊严,在串门子这么小的事上,被呵护得如此小心。第一次,我窥探到串门子背后的另一层深意。

这几年父母渐老,内政外交就放权给大哥处理。哥心疼我过得不易,逢年过节,一个人提着东西悄悄把亲戚串一遍。没有人情之累,侧身横卧,高兴了半夜跑到野外高歌几声。可今年我又多了个身份——丈母娘,按老家风俗,春节要领着两小口给所有长辈拜年。

舅爷家在哪里,姑奶奶家有谁,我刚懂事就摸得门儿清,还带着一帮伙伴偷偷跑去蹭吃蹭喝。轮到我的孩子,舅爷和妈妈啥关系?不知。“礼数”呢?更没概念和兴趣。

能删繁就简吗?我偷偷问母亲。比如礼到人不到。母亲说真不懂事,长辈抱过你亲过你,带着孩子们去串串坐坐,哪怕一口水都不喝,也代表咱人到了,礼数到了!

无奈学父母的样子,找来一张纸,把需要拜年的长辈在脑海里粗略筛一遍,心里一咯噔。

20%的长辈,我不能确认是否还健在。

50%的长辈,我十年没有见过了。

想起朱德庸的一幅漫画:一楼的男子天天在数钱,梦想成百万富翁;二楼的女孩天天在化妆,巴望嫁入豪门;三楼的大爷天天倚窗而望,盼望着儿孙来看他。

当衰老成为每个人逃不掉的归宿时,携家带口串门子,无形中也就成了一种责任和传承。今日我带着我的孩子看望长辈,等我老了,他们才有可能带着他们的子孙来看我。

## 文化记忆

## 春节红

□周龙杰

有一种红,叫春节。岁末年初,每一个华夏儿女的内心深处,都有一抹中国红在飘荡。红色,是中国年的标志性元素;红色,将幸福祥和的年味渲染得浓烈厚重;红色,将普天同庆的氛围烘托得回味无穷。

我就是从红色开始认识春节的。小时候,刚过腊八,母亲便从集市上买回来许多红纸和红布,这是我对春节红的最初记忆。红纸是用来写春联的,红布可以用来给姐姐们缝制新衣。

写春联是我乐意参与的活动。将毛笔写得非常漂亮的王叔请到家中,我俩可以在小方桌上消磨一天。这张小方桌也是父亲刚刚用红漆刷过的,鲜艳敦实,是写春联的书桌,也是摆年夜饭的餐桌。

先裁纸,王叔压边,我动小刀。我家大小小有八个门,要写八副对联,加上八个横批,要用掉三大张红纸。还要裁出十几张长尺半、宽尺余的长方形纸片用来写春联。剩下的红纸需裁成长方形小块,用来写春条——“出门见喜”“满院春光”“五谷丰登”“衣服满箱”“六畜兴旺”等,从院墙到树木,从粮缸到衣箱,从井台到猪圈,要处处见红。

母亲年轻时学过裁缝,姐姐们的过年新衣基本上都是她亲手缝制的。她把凉席铺在床上,先是拿着软尺在姐姐们身上比量,记下尺寸,接着把红布展开在红布上或画线或画弧,然后拿起“王麻子”剪刀,沿着线条将红布剪成各种图形,咯吱咯吱的声音真好听!最后,缝制上场了。母亲手脚配合默契,动作行云流水如轮扁斲轮,优雅耐看,我在旁边常常看得入了迷。两套新衣惊艳亮相后,大姐二姐争着试穿,兴奋得满面通红。

若有富余,红纸会被母亲剪成窗花贴在玻璃窗上,红布会被姐姐们裁成红纸贴在花门枝头。等腊月二十八贴春联、腊月二十九挂上红灯笼和中国结后,红色便占领了院子的角角落落,举目四望,“满院春色一片红”!

其实,红色何止这些!孩子们从长辈那里得到的红包,大年初一早上的鞭炮,甚至父亲做的红烧肉和母亲炸的油馍,无不让人生发红火红火的联想。上个月,“春节”申遗成功,这充分说明,中国春节文化的影响已遍及海外。我们相信,中国红这一极具代表性的春节元素必将引起全球华人的共鸣而被永久珍藏、深深回味。

## 心香一瓣

## 等来一场雪

□畅冰冰

等来一场雪,需要多久?大地还没有收拾好妆容,生物们还没有收拾好心情,雪就纷纷扬扬地落了下来。

初始夹着雨,后来就齐刷刷,一片片地落下,白花地铺到地上。

雪一直下,山川冰河,邛岭冬田,一夜便会白头吧?平原上的树木与村田,是否因此而进入一场沉沉的冬眠?小镇和都市的酒客,会不会尽情相聚在夜间的火锅店,推杯换盏?

这一场雪,因为暖冬多了些时日,似乎比以往来得更晚一些;这一场雪,让空气更加清新;这一场雪,让枯燥的皮肤和晦暗的心情温润并且明亮;这一场雪,一定是带着隐秘而纯粹的使命,来唤醒人们希望的信念、昭示美好喜悦的心情吧!

是的,雪落无声,苍穹有情。

没有一场雪的冬天,是不完美的。就像未经审视的人生,或者没有味道的白酒。

对一场雪的渴望,就像年轻人对于爱情的渴望,这是来自生物界的一种原始的呼唤。雪赋予生命以灵性,解封了个体中的羁绊,冲刷了不洁的念头,诗化了理想的真性情;雪赋予大地以神性,让生物有了来年萌芽的冲动,护佑了酣然休眠的生灵,让一切美好都在悄然发生。

我看到人们眼中久违的喜悦,因为这场雪;我看到老君山的点击量大增,因为这场雪;我看到龙门山的佛像越发端庄,因为这场雪……我们都重新发现了美丽新世界。

雪月风花,喜从天降!瑞雪兆丰年,期待雪一直下……

## 往事重温

## 一炉暖意是人间

□王耀敏

又到飘雪时节,围炉话题在朋友圈频现,拨动了了我深埋于心的那根情感琴弦,点燃了对当年父母营造的温暖和幸福的深深怀念。

俺家很早就用蜂窝煤取暖了。那些年的农闲季节,生产队组织劳力到城里打工,将金谷园铁路专运线上卸下的煤炭拉到煤场粉碎,在机器上加工成蜂窝煤,凭票供应给城里人。蜂窝煤燃烧率高还清洁,广受欢迎,但农村人只能望而兴叹。纯朴厚道的农民工,和煤场经理相处融洽,到冬天,就可以找其批条子,买一些蜂窝煤。当时,二哥拉架子车、三哥开队里的手扶拖拉机,都在那里运煤,家里买蜂窝煤就方便了。记得当时一块钱可以买46块蜂窝煤,花十几元就可拉回满满一架架子车,基本上就够一家人过一冬了。

父亲将废旧铁水桶稍做改造,从土杂店里买个耐火炉膛,放进桶里,在空隙处填上煤渣,顶上糊以黄泥,一个敦敦实实的简易煤炉就制成了,里面烧蜂窝煤,还可以掂来掂去,取暖、烧水、做饭、烤馒头、炕衣物,一炉多用,成为我家冬日宝物。

那时的冬天特别寒冷,经常是冰天雪地。我下学回来,又冷又饿,一进大门就往屋里跑,简易煤炉里的蜂窝煤绽放着红色的花瓣,把屋里熏烤得暖烘烘的。炉上放着父亲编织的小片铁丝网,上面放着的馒头在炉火的烘烤下,散发出诱人的香味,那是母亲将要下学的我们准备的。我不由分说,拿起一个,咬上一口,焦香甜暖,还没及咽下,浑身已被温暖和幸福包裹

了起来……

在父母亲的引领下,我们兄弟姐妹都爱干净。小年大扫除完毕后,就用大哥从城里带回的报纸和年画,把每个房间装饰得焕然一新。这时,小小的简易煤炉就一直陪伴着我们在各个房间来回移动。粘贴好的“壁纸”在简易煤炉的烘烤下,不时发出“嘣嘣”的声响。扭头一看,刚才还皱巴巴、湿漉漉的顶棚已绷紧得展刮刮的。我们再把父亲的剪纸作品贴到窗户、顶棚上,屋内立刻就雅致温馨起来。母亲在厨房里忙完后,也挨个到房间欣赏一番……寒夜里,简易煤炉默默地散发着热量,暖着屋,暖着心。

那些年,农村人对冬日殷实富足的生活有个说法,叫作“脚蹬小煤火,手拿小蒸馍”。父亲不满足于这个简易煤炉,心心念念让我们享受到冬天脚蹬真正的大煤炉的舒适与温暖。可家里用钱地方太多,迟迟没有实现。那一年,父亲要去赶春节前最后一个关林会。母亲说,看样子天要下雪,年货已备齐,不用去了。可父亲执意要去。

父亲出门不久,呼啸的北风把树枝吹得呜呜作响,接着下起了鹅毛大雪。母亲对我们说:“你爹今天要受症了!”

午饭时分,院内的雪已半尺厚,父亲还没回来。我坐立不安,走到街上,只见大雪弥漫,一片静寂,家家户户大门紧闭,根本看不到父亲的影子。我只好虚掩大门,回到屋内。

我住的房间紧临大门,我借着明净的雪光,貌似在看书,其实是支棱着

耳朵在听着大门的声音。

不知过了多久,大门“嘣”的一声,父亲回来了。我扔下书,拉开屋门跑了出去。只见父亲成了一个雪人,眉毛和胡子上挂满了雪花,口中呼着热气,吃力地推着自行车走进院内。车后座上捆绑着一个庞然大物,把车子压得歪歪扭扭的。我大声叫着母亲,母亲忙从屋内出来。父亲放稳车子,喘着粗气,得意地说:“总算把想要的煤炉买回来了!”

炉子是由生铁铸成的,下有粗壮的四足,中有脚踏的圆盘,上有宽大的炉面。简直不敢相信,这十分沉重的家伙是年逾花甲的父亲捆到车上,顶风冒雪骑车二十余里运回家的!

就这样,那年春节,我家享用了令人羡慕的暖炉。除夕守岁,屋内屋外灯火通明,大人小孩围炉而坐,父亲讲述着先辈的故事和家风家训,回顾着一年来的收获,规划着新年的打算。屋内温馨若梦,窗外不时升起爆竹的光焰,交织出一幅幸福的画卷。节日的那些天里,无论室外多么寒冷,屋内总是温暖如春。亲朋好友聚在一起,说说笑笑,饮酒品茶,其乐融融。父母忙里忙外,迎来送往,热闹非凡,亲切的问候声、爽朗的说笑声、孩童们的嬉闹声此起彼伏,氤氲着烟火气息,充满着人间温情。

如今,我早已住上了装有暖气的楼房。但是,想起过往冬天那默默不语的一炉暖意,一股热流就会涌遍全身。人世间的幸福,大概莫过于依偎在父母身边的温暖时光吧。



煌煌盛唐风

槐荫居士 摄

本版联系方式:65233683 电子信箱:lydaily618@163.com 选稿基地:洛阳网·河洛文苑 选图基地:洛阳网·摄影天地